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瓷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襬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攔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變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

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## 二、請流浪的狗吃晚餐

林煥彰

禮拜天，我和磊磊抱了一隻流浪的狗回家。可是，吃過晚飯後，牠就跑了……

磊磊喜歡小狗，是在他一周歲剛會走路的時候；四年來，他一直想要養一隻小狗狗，可是我們家太小了，沒讓他養；但他愛小狗狗的心意，始終沒有改變。最近，一個禮拜天，我們到公園去散步，他眼尖，一看到有隻小狗趴在欄杆下，他就衝過去抱牠，並且和牠講話，問小狗說：你有沒有家？你的家在哪裡？你有沒有主人？你是流浪的小狗嗎？你可以和我作朋友嗎？我是磊磊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要不要跟我們回家？我作你的小主人好不好？……

磊磊一邊用手輕輕撫摸牠，一邊把臉兒靠著更近狗狗的耳朵，說了一大串話，還不時抬起頭，問我可不可以把牠帶回家？我不敢說可以；我只順著他的意，讓他自己再問問小狗狗，如果小狗狗答應了，如果小狗狗沒有主人，如果小狗狗是一隻流浪的狗，我說，我們可以把牠抱回家。

磊磊也滿懂事，雖然他很喜歡牠，一直把牠摟摟抱抱，卻也不敢強行要把牠抱走；只是，他也不灰心，經過大約半個多小時，他還是很親暱地守住牠，一步也不離開；最後，我們要回家了，磊磊有些依依不捨，邊走邊回頭去看牠；說也奇怪，我們沒走多遠，這隻小狗狗卻自己跑在我們前面，朝著我們要回家的路，一直往前跑；我們也加快了腳步，跟蹤牠。到了一個小巷口，牠停下來，讓我們跟上；就在那兒磊磊又跑過去，向牠說了一大堆話，而且求我幫他抱回家。

看到這種情景，我心裡有些動搖，好吧！就幫他抱回家；而這隻小狗也表現得滿溫馴，乖乖的讓我抱著牠。

就這樣，我們很意外的抱回了一隻流浪的小狗狗，把牠放在陽台上；這時，天黑了，我裝了一碗飯，撕了一塊雞肉準備拌飯給牠吃；磊磊看了說，我要作牠的小主人，讓我端給牠；我聽磊磊的話，讓他有機會來表達這份愛心。

剛開始，小狗狗只嗅一嗅就走開了。磊磊很緊張：「牠怎麼不吃了？」我說：「還不習慣吧！你放著，牠待會兒就會吃了。」果然，磊磊走開了一下下，又回去看牠，就發現已經吃得光光了！磊磊蹦蹦跳跳地端著空碗，高聲地嚷著、向我們報告：「小狗狗的飯飯已經吃完嘍！小狗狗的飯已經吃完嘍！」

可是，不久，送瓦斯的工人來了，我去開門；我沒留意，這隻小狗狗卻一溜煙地穿過門縫跑走了！磊磊馬上跟出去；他往樓上跑，小狗狗早已從樓下溜走了！我只能安慰磊磊說，牠不習慣住在我們家，就讓牠走吧！以後我們再找一隻更小的，讓你好好養牠。

眉溪是我夏天最常去的地方。從合歡山裡來的水就算到了小鎮，仍然帶了幾分山裡特有冷冰冰的特性，沒有受到太多人工污染的溪水，魚蝦繁多，經過山林陡峭的旅行，來到小鎮，開闊的平緩的地形使它變柔了，變媚了，成了一彎最清澈的夢。

遠從阿公的阿公舉家搬來小鎮，眉溪便擔負著孕育出這裡的人特有的生活形態，靠著它的灌溉，茭白筍和甘蔗都帶有幾分特有的清甜，水質好，連帶的也把這裡的酒釀得純厚、米粉製得滑溜。

整個夏天，我都是在這兒玩的，游泳和釣魚，是小鎮上每個男生暑假必做的功課，白花花的水充滿了我們的笑聲，讓水從頭一路沖刷直到我們的腳趾頭，瞧它們從我們的身上流過，一個充滿了笑意的下午，不用花一毛錢。

現在眉溪混濁了，黃澄澄的溪水，像每回颱風來一樣，然而天卻異樣的藍，兩旁的青山成了落石遍布的山崖，落石滾落溪底，伴著嗚咽的河水聲，成了地震後，眉溪的景色。

媽祖廟那口古井是我們南昌街人飲用水的來源，井水甘甜清冽，做粿泡茶都好，算是我們南昌街人的私房井水，平時要不是自來水真的沒來，這裡的水就只能拿來飲用，不可以用來洗東西，「這麼好的水用來洗東西不是太糟蹋了。」阿公他們再三的交代，所以井口還用一個大鎖鎖住，要開井還得找廟公拿鑰匙。

地震後，家家戶戶的水龍頭都滴不出一滴水，沒電沒關係，沒水可不得了，大家想起這口井，等打開井口一看，這口井的水也沒了，井底隆起好幾尺的黃沙。

「自我做孩子時代，這口井就不曾不出水，現在真的沒有水，變天了。」外公很擔心的逢人便說。

井裡打不出水，那些自來水管線更是被震得柔腸寸斷。「怎麼辦，幾千人沒水可用，可不是開玩笑的。」小舅舅憂心忡忡的對我們說。舅媽沒他這麼悲觀，她拿了水桶，就到眉溪去舀水，回來再把水倒進橘色的大水桶裡，等水沉澱個兩三天就有水可喝可用了。

加上各地送來的礦泉水真的不少，每一戶都分到好幾箱，飯也有人煮出來，眼前的難關看來是沒問題。

倒是幾天沒洗澡令人覺得受不了，一到了黃昏，小舅舅便帶著我們到眉溪去好好玩玩水順便洗個澡。

男生洗澡最簡單了，我們把身上的衣服全脫個精光，找塊大石頭，撲通一聲往水裡鑽，涼冰冰的溪水沖在身上和以往一樣舒服，抹上肥皂和洗髮精，比自己家裡以前的蓮蓬頭還方便。

## 四、人生小景

黃雅莉

前年暑假，因為打工，每天固定要經過一條巷道。巷內有戶人家——低矮的屋簷，磚面剝蝕的牆壁、簡陋的門窗，到處都被苔痕浸染著，我常想，在那些沈滯古樸的組合中，曾發生過多少故事，而一一在歲月中篩過、沈澱，或者消失。

日子久了，我知道屋主是位枯瘦佝僂的老人，他永遠是黑色睡褲、夏天汗衫，在屋前忙碌地整理東西。

每經過那屋前，連帶地也會發現一隻外表醜陋的大黑狗在屋前閒步。那是一條皮膚潰爛、體毛脫落、後肢殘缺的狗，上帝似乎將一切不公平都加諸牠身上。每當有人路過，牠彷彿也自知於自己的不討人喜，總退躲瑟縮於一旁。我每次路過，自然掩鼻嫌惡地快速走過。

那天中午，太陽曬得每塊石頭都能燙人。我一個人撐著傘站在路旁候車，空氣凝成一團不動的熱氣。我竟然看見那屋主蹲踞在門前，悉心地沖洗那隻又髒又醜的狗，檢視牠殘缺的後肢，那老人一點也不嫌棄這條皮膚潰爛的狗可能造成病毒感染。

他的眼睛在強烈的日影中不容易看出是什麼表情，只覺得他好像是在憐惜。我不能確實說出那張臉表現了一些什麼，只知道那多筋的手臂和多紋的臉孔像大浪般，深深地沖擊著我。在一條悲哀的、病態的、黑色的狗的身上，在強烈的日光下，在低矮的房舍前，他孤孤單單地愛著。我感動，畢竟在當代兩千萬張臉孔中，有這樣一張臉，那樣深沈、瘦削、疲倦、孤獨而熱切的臉，這或許是我們這貧窮的世紀中唯一的產業。

眼前這幅畫，雖沒有亮麗的色彩和活脫的線條，然而卻觸動了我靈魂深處某種沈睡過久的本能，不過是一種提醒人們懂得愛的生活哲學。讓人從寒冷裡學會相互取暖，在孤寂中學會及時去愛。

生命的意義以何賦予？不管你選擇的是怎樣的生活型態，可以肯定的是：若心中有愛，生命將蔚為長流，精神將豐盈飽滿。

我會記得，某個熾熱的中午，捕捉的一幅畫，我和這幅畫共享一絲方寸間的溫暖。

## 五、湖邊

馮輝岳

其實，它只是一個小小的蓄水池，只因有人給它取了一個很詩意的名字——相思湖畔，這個池，就變成湖了。

不管它是池或是湖，我要說的是湖邊的風景。這個湖，顯然還很年輕，東、西、北三邊隆起的堤，是由黃土和石頭堆砌成的，水淺的時候，還看得見鑲嵌土中的石頭，露出水面。堤上長著蘆葦、牛筋草等雜草，也有一些野樹長在堤上，像烏柏、楠樹、相思樹等，但樹身都不高，枝幹也細小，奇怪的是，相思樹都有志一同的向湖水傾著身子，有的枝幹末端還碰著水面。

「潑啦！」

枝幹末端彈起一陣水花，那是魚兒嬉戲的聲響。

澄澈的湖水，映著藍天白雲，也映著湖邊雜草野樹的影子。貧瘠的土堤，無法提供足夠的養分，湖邊不起眼的草、樹，卻兀自欣欣滋長，一點也不自卑似的。堤外是一片空曠的田野，風從很遠的地方越過田野吹來，湖邊的雜草野樹，就不停的搖擺柔軟的身子和手臂，彷彿在稱讚彼此的倒影。它們好像與世無爭，只要有陽光和雨露，它們就別無所求了。

湖的南面，連接一片平緩的土坡，坡上聳立著十幾棵老相思樹，粗大的樹幹，撐起稀疏的綠蔭。老相思樹的外表，光滑而少皺摺，我抬頭仰望，看不出一點老態，壯碩的樹身，歷經幾十年的風吹日曬，依然挺拔。

南風一吹，老相思樹的種子落在堤上，就在那裡生了根，發了芽。那堤上瘦小的相思樹，大概是老相思樹的孩子，樹媽媽的鼓勵、祝福，一定給了小樹不少的啟示和勇氣吧？

湖邊的樹，都是鄉間常見的樹，當它們還是種子的時候，不經意落在湖邊，根，深深鑽入土中，這裡就成了它們的家鄉。

小小的湖，高高低低的樹，相思湖畔沒有美麗的風景，但是，當我走過湖邊，每一棵樹、每一株草，都輕輕對我訴說著動人的故事。

## 六、多美的一個下午

桂文亞

海德堡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南方約一百公里處，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。不久前，我們一家三口參加了一個自助旅行團，在那兒旅遊。

記得那是個晴朗的午后，天空藍得像冰凍過的海洋。沿著德國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學城的石板路遠遠望去，是紅色的鐘樓和灰色教堂的尖頂，偶爾，掠過幾隻飛鴿的剪影。

通往大學城的路窄窄的，兩旁林立著商店，每個玻璃櫥窗都像一幅精緻的立體畫。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欣賞，走累了，就坐在專為行人設置的木製長椅上曬曬太陽，心情十分優閒。

歐洲人普遍喜歡狗。坐在木椅上，我們來來回回欣賞了許多隨主人出遊的狗先生和狗小姐；就像卡通片一樣，有戴著墨鏡的馬爾濟斯，穿著小碎花裙的博美狗，牠們都很乾淨，都有一對機靈的眼睛。至於體型高大英俊的牧羊犬和狼犬，也表現得風度翩翩，安安靜靜的陪著主人漫步。

我手裡拿著相機，用長鏡頭捕捉一些有趣的鏡頭。我拍了一對雙胞胎的臉部特寫：她們坐在淺綠色的推車裡，湛藍的眼睛眨呀眨，水果軟糖的小紅嘴在咿咿呀呀，天真無邪有如長著一對透明翅膀的小仙女。我還拍了一雙彩色腿。那是一個小男孩的腿，腳上各穿一只不同顏色的球鞋，左邊是寶藍的，右邊是紫紅的，寶藍的鞋配上紫紅、鮮黃和橘色條紋的長統襪，紫紅的鞋配上長統襪則是寶藍、鮮黃和橘色的條紋，腿後的背景，恰好是黑色的牆面，形成一幅色彩鮮明的圖案，真是可愛極了。

我的眼睛像魚一樣，在空氣中自由自在的游泳，游著游著，我看見了一個個小泡泡在半空中飄著、飛著。我的眼睛跟著泡泡游過去，眼睛也隨之亮起來。原來是一隻小小的玩具熊，高坐在一家小店的屋簷上，手裡拿著一個小杯子，低著頭「呼」，吹出一口肥皂泡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許多小泡泡在互相追逐，閃耀著五彩的光華，一陣輕風吹起，又無聲無息的消逝……

多美好的一個下午啊！

## 七、中秋的圓圓月

林芳萍

每年到了中秋，是我最盼望的日子。因為這一天，所有的人都會回到阿媽家團圓，圍著大圓桌團團坐成一個圓月亮，和天上掛的那一個比圓兒。

這天一早，我總會倚在門邊，或靠著窗前，一會兒又忍不住踱到廟前的廣場上，伸長脖子張眼眺望。一認出遠遠的路那頭有人走來了，便拔腿跑著吆呼著先傳回給在廚房忙的阿媽知道。阿媽一聽高興，有時還會順手斬下一隻雞腿，偷偷塞給我。我三兩口吃了，鼓著油油亮的嘴再趕到大門口，還來得及向走進來的人恭恭敬敬一鞠躬，道聲：

「大姑丈好！大姑姑好！」

然後，我拉著大我兩歲的表姊的手，兩個人一起開開心心又到廟口等人。這樣來來回回迎人一整天，總要到了傍晚，圓圓的月兒升上山嶺時，全家人才團聚齊全了。這是因為阿媽有八個孩子，這八個孩子又陸陸續續生了很多小孩子的緣故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所有的人圍著一個圓桌坐著，剛剛好圓滿；過了幾年，得加開第二桌；再過幾年，小孩子們也能繞著小桌几圍成第三個圓了。但是孩子們小，坐不住，吃了兩道菜便紛紛起身離桌，像一顆顆流星四處飛竄起來。這時候的紅瓦屋，比起宇宙銀河還要更明亮、更熱鬧呢！

當月亮依約來到庭院時，屋內的人也趕緊走出來相迎。有人抬桌子，有人搬椅子，有人切月餅，有人剝柚子，有人彈著吉他，有人搖著扇子，在白白的月光下，每一個人無法掩藏的歡欣，像流瀉了一地的黑影子，手舞足蹈地在跳著。

我和表姊悄悄蹲在桂花叢下，小聲地討論待會兒要表演的節目，耳邊傳來了大姑丈正在高歌他最拿手的「綠島小夜曲」。我們聽了忍不住拿手摀住嘴，相視地笑。我想，如果院子裡的綠葉能變成一隻隻小船，怕它們也要在這歌聲中，偷偷趁著月色划走了吧！

不過我很喜歡大姑丈，小時候他真的能把我高高舉到空中，像小船那樣搖呀搖，所以我還是很用力地幫他鼓鼓掌。

終於輪到我和表姊上場了。我們先在對方頭髮上互灑了細碎的桂花末兒作亮片，還在手上戴了花手環，然後一邊跳著臨時編好的舞步，一邊大聲唱起了「我愛月亮」這首熱情的歌曲。

月亮似乎聽得懂歌詞，也領情地閃爍著光芒，在空中幫我們伴舞。一時，舞台化作了天空，天空，也化作了舞台。

突然，一抹雲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天邊飄過來，遮住了月亮，也讓每個人的臉瞬間黯淡了下來。還好，從屋裡射出的溫暖燈光依舊亮著，照拂了庭院裡的花草，也照拂了庭院裡的人兒。

「看哪，月亮被吃掉了！」弟弟指著朦朧的天邊大聲叫起來。